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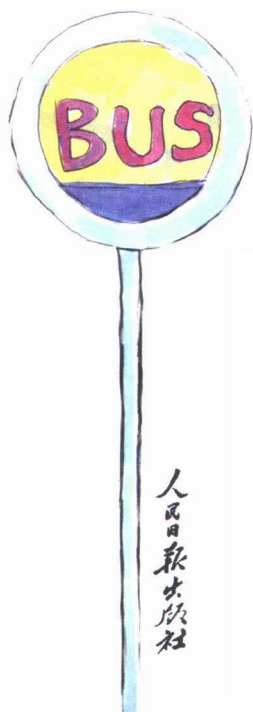
가나다 순으로 붙여주세요

愛是同一个音符，思念是一个音符，牵挂是一个音符，回忆是一个音符。思念一个音符，牵挂一个音符，回忆一个音符，爱是一个音符。你和我谱写的这首爱情曲调，你不觉得很美吗？



单行道
青春阳光系列

人民日报出版社



人民日報出版社

나의 첫사랑과 약속했다

我和初恋的约定



蓝布娃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和初恋拉勾勾/蓝布娃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8

(青春阳光系列)

ISBN 7-80208-281-1

I. 我... II. 蓝...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86068号

书 名: 我和初恋拉勾勾

作 者: 蓝布娃

责任编辑: 邓中好

封面设计: 朱殿涛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顺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20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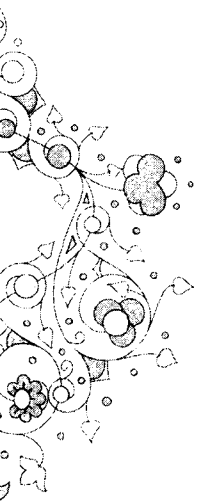
印 张: 35印张

印 数: 20000

印 次: 2005年10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8-281-1/I · 025

定 价: 100元(全5册)



~~~~~ VOL. 01 ~~~~~

## 冷暖两地间

我失恋了。

经验表明，时间会淡化一切，但是短短的三十天，就让我的爱情淡化得像轻烟一样地消散，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而且，它淡化在只有短短的七分钟的电话声中。

圣经的创世纪说，上帝创造世界花了七天时间；我的世界却在七分钟内毁灭。

圣经的启示录又说，上帝毁坏世界用了七位吹喇叭的天使；我的爱情却只需一个凡间女子就被撕裂。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就在下学期即将开始的前几



天，爱情碎裂的那一天。

智美是我进大一没多久就交往的女朋友。新生入学活动就很多，黄金传奇、舞会、露营等，都是学长姐办的；而我们私底下办的活动也不少，唱歌、看电影，反正大一刚开始最多的就是时间。

或许是高中总被压抑，“在家看父母，在校看老师”。除了生活上的规范，每天黑板上不停变动的数字让人胆战心惊，硬是把自己逼上梁山，每天都要跟众多的书本搏斗。

所以在考上大学之后，多数人都贪婪地享受自己梦寐以求的自由空气，抛开不准晚归的羁绊，丢弃联考的压力，每天都过着有些醉生梦死的生活。

我倒是蛮赞成“日久生情”这句话的，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关系，接触多了，我跟智美慢慢地愈走愈近，一个不小心擦枪走火，又有周遭人的煽风助燃，我们便成为我们班的第一对班对。几个月以来倒也相安无事，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一直走下去。

可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罢了。我们的考验是从寒假开始后……由于她不是本地人，寒假她必然要回家过新年。一两天通个电话，对我来说就是冬天里的热线，每个电话中传来的声音，都温暖着我的心。

但是时间愈久，我发觉在电话线那头的她有了一些改变，哪里变了，我也说不上来，总之我就是觉得她变了，远方的她温度好像渐渐地冷却下来，就好像两地的天气，往往一边是冬日暖暖，一边是寒风冷雨。只是这样的改变我一直不以为然，但并非我真的不介意，而是因为我跟她有一个约定。

学期末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出去走走，并约定好在开学前寒假的最末几天，我们两个预订一个房间。那天晚上，我正要



告诉她，我们订到了一家温泉旅社，希望她能提前几天回来，一起去洗温泉，把这个寒假的最后几天泡得暖呼呼的。然而事情却如肥皂剧般地急转直下……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雀跃的心情告诉她。

“什么好消息？”

“俊献订了温泉旅社的房间，就在开学前几天，不错吧！我们可以一起去洗温泉。”俊献是我们的同班同学。

“嗯。”她有些冷淡。

“顺便我们可以出去玩，我不是有告诉你，那边有一个闹鬼的山洞吗？我们顺便可以去那里绕绕，再去吃美味的海鲜。”

“嗯。”又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你不喜欢吗？”我总觉得她对这件事似乎意兴阑珊。

“不是，是……我有话要告诉你……”后面那句话她说的声音很小，小到好像只是在呼吸。

“什么？你刚刚是不是要说什么？”我还是一个人在暖冬中为了期待的旅游兴高采烈，不知道远方是否已经从寒雨变成霜雪。

“我说我有话要告诉你……”她让我有种欲语还休的感觉。

“对喔！刚才都是我一个人说，说吧！你是不是想去那里？”我自顾自地高兴，大概是感觉太幸福了，忘了世界上还有“危机”这种东西存在。

“我想我不能去了。”

“为什么？”

“我不想说。”她回避。

“为什么？我不能知道吗？你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可以想办法帮你解决。”我就是这样个性，希望替人分享她的



心事，可是这一回我失算了，她的心事不是我能负担的范围。我想当时她是想给我台阶下，只是我还茫然地留在舞台上。

“我想……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充满歉疚的语气。

我无言。虽然别人说，要给人以惊喜最好不要让人发现任何征兆，可是这惊喜真是太大。

“对不起。”她有点哽咽。

“为什么？”到现在我才回过神来。我想知道为什么，毕竟我不想在被宣判死刑时还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即使罄竹难书的罪犯在法庭上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不想放弃这种权利，只好故作镇定。

“我……”她沉默了半晌，终于挤出这个字，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嗯？”我不喜欢那沉默的压迫感，我试图在这样的寂寞中出点声音。

“我想我们真的不适合。我考虑了很久，总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好。”

“是不是我对你不好，你可以告诉我。”我试图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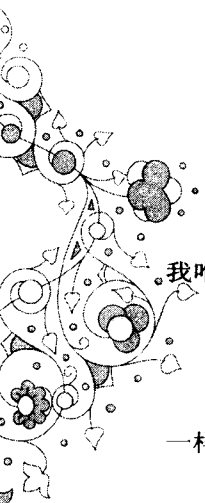
“不，你对我很好，你真的很温柔……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不适合。”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哭出声音。

我本来还想说什么的，可是听到她在哭泣，却好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应该不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她的眼泪落在我的心里，那回响的声音淹没了我最后挣扎的声音。



我倒抽一口气，问：“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她迟疑了一下，或许对我这样的回答感到意外，然而那是我唯一想到的语言。

“嗯。”她说。

“那就好。”我强装风度。

其实，我怀疑我为什么会那么冷静。也许就像被玻璃划伤一样，那一瞬间你不会感觉到痛。

“对不起。”她从刚才就一直重覆这句话，或许现在也只有这句话能表达她的愧疚。

“你不用对不起，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真可笑，到这般田地我还能这样冷静地安慰她。

我想我是疯了，或许我想用从我伤口流下来的血来帮她补充她刚刚由眼泪流失的水份吗？

在沉默中，夹杂着几声哭泣，几声道歉，几声安慰，我们结束了将近七分钟的电话。

总之，我失恋了。在大学的第一年里，我的爱情学分就注定要重新填写。

~~~~~ VOL. 02 ~~~~~

从0ns开始

我是自己住一间套房，自从分手后，我就很害怕一个人留在这几坪大的狭小空间里，虽然只有几坪大，但还是能容下无尽的沉默、寂静与空虚。

于是晚上我故意拖到很晚才回家，或总是在冰箱里摆上几



罐酒，以蕴酿足以对付漫漫长夜的睡意，真希望就这样做个梦，做个我和智美才刚开始的梦？

开学到现在也有几天了，不过第一周大多数的教授只是说说这学期的目标，这学期的课程进度，夸张点来说，就是就算跳课也不会有罪恶感的课。

也托这个福，让我减少和她见面的机会，避免掉我心动的机会，避免掉我们尴尬的机会。

只是该来的躲不掉，有一堂学长说第一周必去的课，最终还是碰了面。

以前我们总是比邻地坐着，现在却只能坐在遥远的两端。

这节课，我无心上，我只是眼光不断地投射在她身上，希望我的眼光能像电视剧中的警员在问案时，那种高亮度的灯光，希望她在我的眼光下无所遁形，让我知道她的心到底要说什么。

我不能理解我们真的就这样分手。七分钟的电话就是我的判决书。只是在每次目光交会的一瞬间，她就逃避，活像个夜行性的动物，用高度的警觉心来躲避我的搜寻。

我失败了。我得承认，我再也没办法从她身上得到些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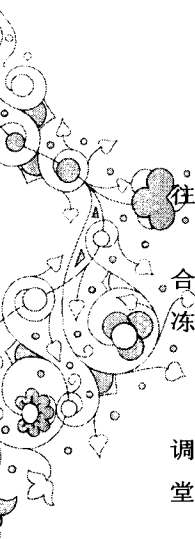
今天一整天都有人关心我们的状况，特别是俊献和今秀，他们分别是我的死党和智美从小就认识的朋友。而我只能说说“没什么”，并回以一个客套的笑脸。

“你希望我说什么吗？”我很想这样问她。

“你又会怎么回答？”我更想问这句话。

以前焦孟不离的我们现在居然像陌生人，不，是比陌生人更远的距离。

回到这个几坪大的家，我顺手开了门边的冰箱，拿罐啤酒就



往嘴里灌。

人总说，冰啤酒是夏天最好的清凉饮料，看来冰啤酒不适合在这二月份时喝。只是我的心已冷，我又何必担心冰啤酒会冻伤我的脾胃。

开了电脑，我按下连线。电脑的声响占领了这个死寂的空间。拿着啤酒罐，我摇晃几下，电脑荧屏似乎不是出现我那单调的桌面，而变成一部电视机，反覆地播放着智美今天下午课堂上逃避的样子。

我一口气喝下啤酒。上了网，本能地键入了我的ID跟密码。今晚是分手后第一次上网，信箱里有好几封未阅读的信。

草草阅读了几封，我看到了下一封未阅读的信件，那ID令我微震，属名Wing的智美寄来的信。

我开始在跟自己较劲，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勇气去承受信里面的文字。

不，我应该说我甚至连开启信的勇气都没有。

经过一番天人交战，我还是暂时把它搁在一边，我想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好自己的心理建设。

就这样，我离开了信箱，我先到笑话版，试图能让自己轻松一点。

我想预支一点快乐，免得我在看完信后失控。看了几个半热不冷的笑话，我离开了joke版，我想我应该有足够的快乐来控制我自己吧！我开启了智美给我的信。

英健：

对不起。



我现在除了对不起好像已经没有另外一句话好说。

那天你问我，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你没有错，错的是我。或许你唯一的错就是对我太温柔。

那天夜里，我在电话那头哭泣，你还是很温柔地安慰我。我真的很难过。但是，我只能说对不起。我不是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行。走得愈久，我心里愈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之间似乎有着很多的不同，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发现，这些不同一点一点地累积，好像做酸碱滴定的实验一样，一点一滴中和掉我想跟你继续下去的勇气。

然后一瞬间，只是一瞬间，指示剂变了色，那时我才发现，我们的关系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情况，再也回不去。

或许，我要求我们能做朋友是项很苛刻的奢求，可是我真的是这么希望。毕竟爱情已经完全变了一个样，就让我们从朋友的原点重新开始。

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声对不起。

智美

“我不是不爱你。只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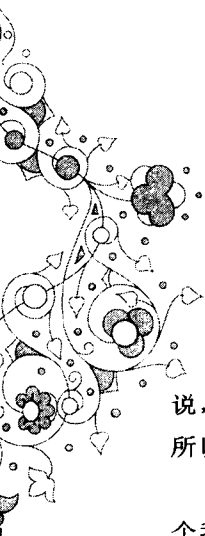
“你并没有做错，错的是我。或许你唯一的错就是对我太温柔。”

这两句话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翻搅着我的心情，用智美的声音，宣判死刑。那不是种痛快的枪毙，而是种凌迟。

就这样一罐一罐的啤酒下肚，坐在电脑前对着电脑发呆，偶尔拨动几个键，至少我要让很多人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我存在。我还不是与世隔绝，我还不至于隐身在智美给我的寂寞里。

叮。沉默的电脑终于可怜我了吗？终于发出点声音来划破这万籁无声。





• Angle: Hi! 请问你要一夜情吗?

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讯息。

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所以我不意外。

我的昵称是“今晚只想拥抱你”，当然，这句话只想对智美说，虽然有点俗。可是因为这昵称有稍微那么一点的挑逗意味，所以常常有些寂寞人问我要不要ons。

在我的道德感中，我本来就不是很认同ons，更何况我有一个我以为会一直走下去的女朋友。可是今晚不同，或许是夹杂着报复、寂寞、揶揄，几种很复杂的心理，我回应了她。

To Angle: 是的，我要一夜情。请问你在哪里？

于是我留下了住址与电话，就匆匆下线。

在我关机之后到她来的空档间，先到浴室洗澡。或许是想淡化身上累积一晚的酒精，也或许是要让自己清醒。

为什么要让自己清醒，我也不知道，或许要让我从伤痛中清醒，或许要我从思念中清醒，或许要我从爱情中清醒。在哗啦啦的水声中，我努力地冲洗，仿佛希望也能就此冲洗掉一些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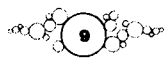
累积一晚的酒精，却在我试图清醒的时候开始把我推向沉醉，我的意识也一点点游离。

正当我回身想到厕所洗把脸的时候，电话响了。

“喂。”我说。

没有人回答。

“喂？”我又呼叫了一次。





“……喂……”一个怯懦的声音，我的直觉告诉我是她，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在挣扎。

“请问你是？”

“我是刚刚网络上的那个女生。”

“嗯！你等一下，我到楼下去接你。”

转进电梯，我来到一楼。开了门，只见一个影像伫立在那里。不知是酒精的关系，还是灯光太昏黄，我看不大清楚她的面容，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她应该条件不差，毕竟再怎么朦胧，有些气质还是藏不住的。

“上来吧！”我向她示意。

从她的举步我就知道她有些顾忌。

“嗯……趁现在逃跑还来得及。”我故作风趣地说。

或许是因为我看透了她的犹豫，她不禁低下头。

“我不会逃跑。”她说。

不知道她这句话是说给我听还是说给她自己听。

不过她迈开了她的脚步尾随我倒真是真的。而一个令我更诧异的是，她的声音也很好听，虽然我已经有点昏沉，但这样一点基本的听力还是存在的。

开了门，她环视了我的房间，像个刚换地方的动物，警觉地看着环境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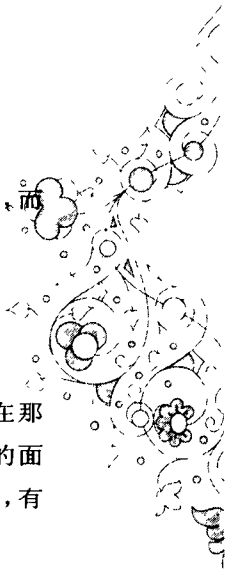
“还可以吧！我礼貌性地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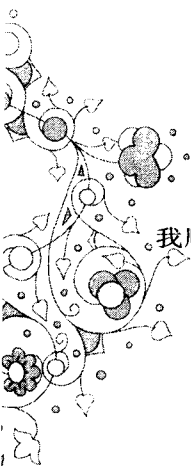
“嗯。”

“那我们……”其实我也不知该怎么说下去。

“嗯……对不起……”

“嗯？”





“我想跟你借厕所洗澡。”

“没问题！你用吧！我刚洗完澡，地上有点湿，你小心点。”

我顺手帮她开灯。

“谢谢你。”

正在她要跨进我的个人浴室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浴室那条浴巾我用过了，我拿条新的给你。”

“谢谢。”

当她从我手中接过浴巾之后，我就开始听到莲蓬头的水声又哗啦啦地响了。

刚才我们近距离接近的时候，她的身体就有一种淡淡的清香，那又何必来我这里洗。或者她跟我一样需要清醒？如果是，我是为失恋而清醒，而她呢？

我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毕竟这是我第一次把陌生女子带到家里，而一见面，就将是最赤裸裸的袒胸露乳，这让我有一点不安，有一点彷徨。

彷徨什么呢？应该是我游走在道理理性与寂寞感性的边缘吧！我仍觉得自己有点做不到这样的事。

不久，水声消失了，她从我的浴室中走了出来，伴随着一股向外扩张的水蒸气，慢慢地充斥整个房间，就好像我跟她之间生涩的尴尬。

她不是像电影情节般，至少是我认知的电影情节般，只包裹着浴巾，就走向男主角，而是仍然穿着我初见她的那套服装，除了她进去前脱下的外套，一件都不少。

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并没有湿，是没有洗过澡吗？可是不洗澡，刚才的水声又是怎么回事？或许只是没洗头发吧！今晚的天



气算冷，即使这里只有十多度的低温。但这都不是今晚的重点。

我痴傻地坐在床上，只是无言地看着她，但并不想加快我们的脚步。

其实我自己也了然于心，我要的不是肉体上的发泄，只是想找个人陪，只是不想孤单。因为在这样萧瑟的冬夜，一个人的体温暖不了一床的被。

她似乎也没有想要催促我。只是漠然地站在那里，像我家的一个装饰品，低头无言。

是想营造点浪漫的气氛吗？却好像不是这样的感觉，让我感觉到的只有从刚刚就开始的犹豫。

她终于抬起了她的头，她的眼睛很漂亮，可能是因为在水蒸汽中，可能是因为我有着近百度的近视，我总觉得她的眼睛很朦胧，似乎有泪在眼底流转，就好像有薄雾的星夜。

“你怎么一直看着我，我很奇怪吗？”她终于打破了沉默。

“没有，你不过来吗？”我终于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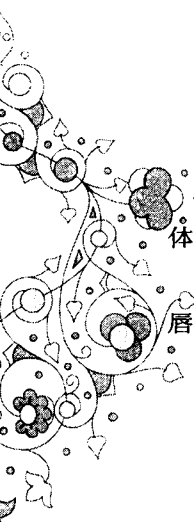
虽然不是那么有“性”致，只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嗯。”她像是下定决心般跨出第一步，无声地坐在我的身边不远处。

我轻轻地将我的双手放在她的肩上，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她的颤抖，看来就像我当初猜想的，她或许只是只粉蝶，而不是已在ons圈子里打滚多年的彩蝶。

“害怕吗？”我问她。

毕竟她不是羔羊，我也不是恶狼，我不希望我们必须在这种不堪的状态下发生关系，这样的困窘让我有点强暴她的感觉。



“没关系，你不要在意。”看来她是口是心非，因为她的身体比起她的言语更加真实，她颤抖得更厉害了。

只是已经得到了她的允许，我缓缓地将我的双唇向她的唇瓣靠近。

就在贴近的那一瞬间，她的身体达到了最大的震动率。

“不要……”她低吟着。

“什么？”我一时间无法反应清楚。

“不要……”她几近尖叫，像受害者，在遇害前想呼唤最后一道曙光。

她奋力地推开我，低头哭泣。

其实那时候我的心里也松了一口气，只是在她的面前我无法表露。

看到她这样子哭泣，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晚上，智美的眼泪。

“对不起。”她呜咽。

“无所谓，你不用道歉。”

“对不起。”

我想，对不起真是个好词，当人无法表达什么的时候，总是可以用这三个字轻轻带过。

“对不起。”她说出第三次对不起，伴随这句话，她逃离了我的房间，逃离这样尴尬的画面。

其实我也想逃，只是这里已经是我最后的港湾，逃离这里，天地岂有我容身的地方。

我笑了笑，关起了她来不及关上的房门，顺手又开了一罐冰啤酒，我卧倒在床上，失神。

今天晚上的床，显得好空旷。



~~~~~ VOL. 03 ~~~~~

## 里维耶拉

电话响了。

也不知道昨天喝了多少，喝到多晚，甚至我连怎么睡着的都不知道。

一晚的宿醉，让电话声在我的耳里听起来像重金属音乐。

不想睁开我疲惫的双眼，只想用手不断地摸索声音的来源。只知道今天的阳光刺眼，更加深了我不想让眼睛暴露在光线下的决心。

“现在几点了。”我不禁喃喃自语，可是不会有人回应我的。

终于摸索到那恼人声音的源头。拿起了话筒，慢慢地靠在耳边。

“喂！你在干嘛。上课了耶。你忘了今天下午是实验课，老师要点名的。”是俊献。

“嗯……”我依然恍惚。只觉得那声音好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是梦的精灵在我梦境里的低语。

“嗯什么嗯。上课了啦！老师刚刚已经点过一次名了，赶快来啦！你这猪头，要睡到实验教室睡啦！”我终于睁开了我的眼睛，俊献那咆哮的声音让我不睁眼也难。

“现在几点了？”看来我还是比较关心这问题。

“你真的很猪头，你管他几点，快点滚来教室就对了，我不跟你说了，快点来啊！”

挂掉了俊献的电话，坐起身子，走到浴室，发现我昨天拿给

